

2010年9月26日

孤軍豈能作戰

每年八月、九月莘莘學子開課，各位家長、老師，及牧養青少年人的，也都一同開學。我喜歡每年求問主新的學習方向，兩星期前，祂的回應是：「小心！不可孤軍作戰！」

談及「孤軍」，它可以比喻一個人或是一個群體，無他人的支援。我先分享最近一件小事。九月第一個主日，甚少生病的我發燒病了，回到教會，看見第二位負責青少年事工之同工也戴著口罩，知道大家都是抱恙拖著身體回來，而且病症相似。崇拜報告時，另一位同工呼籲大家小心身體，他說：「看，兩位同工也病了」。我們互相對望，那刻所見的不再只感到同病相憐，心裡是一句有力的心聲：「我仍要好好呈獻今天給上帝」。在廿一世紀，傳道人再不會有同工宿舍，同工都散住在不同地區，但生命竟能如此影響、互勉激勵，尤似大衛所說：「弟兄和睦同居，是何等的善、何等的美。」

在以弗所書，保羅在第四章提醒我們在基督裡成為新造的人，並且「我們是互相為肢體」，在基督的身子上，彼此相助、在愛中建立自己。我們的「增長、建立」是靠在基督裡的「彼此」，然後，第五章吩咐我們要一同效法上帝，憑愛心行事。反覆思想此事時，想起一位中學生。我們或許都聽過，一般青少年會覺得聽道很悶，崇拜時會想逃走。但那位學生，他因很喜歡聽道，在沙宣他會參加成人及青少年崇拜，然後團契。年青人有慕道的心真是難得，不過聽並不代表可活出來，人需要群體的團契生活作支援。所以，當後來他選擇放棄團契生活，而在沙宣崇拜後趕到另一間教會聽多一場講道，尋求信息的慰藉，說：「這是我的選擇，現時我不需要別人」，我感到很可惜。

任職沙宣作傳道兩年，第一年比較著重與導師的磨合、認識青少年群體，無暇兼顧與家長的聯繫，這可能也因為我們在都會廣場聚會，有時也很像一支孤軍。但踏入今年初，孫牧師再三叮囑青少年同工要重視「家長—導師—同工」三方鼎足而立的隊工關係，我們在今年5月5日便一起禱告，彼此鼓勵、記念，求神開展青少牧養隊工的團契關係。

讀以弗所書，感受到保羅慎重地叮囑我們，信徒的人生猶如置身漫長的屬靈爭戰中，我們的身份是基督軍隊中的士兵。士兵的個人素質與整個軍隊的作戰能力是相輔相成的。面對勁敵，我們理性是知道「膽壯團結的精兵」勝於「鬆散軟弱的烏合之眾」。士兵中若依戀著舊我，在私慾發揮影響力時，自然會跟不上，甚至選擇離隊。保羅促請我們儆醒地穿上軍裝，為了全軍的利益著想，嚴陣以待，等候元帥所發的每一個號令。

執筆寫此分享之際，在網上看到一標題「獨行俠較短命」，內文是一份歷時八年以 30 萬美國人作研究的報告結果，顯示缺乏友情、親情者歲數會較短。研究分析有多少準確，不能定斷，但內心的感歎是：人成為「獨行俠」、「孤獨人」的，大概不是自選的。在這邪惡悖謬的世界，關係上的種種傷害，實在逼使更多人被圈進「獨」「孤」行列。教會可以不一樣嗎？

曾看讀「宣訊」的一篇文章提及本港教會不乏訓練肢體成為「將」，但卻因某些年齡的肢體較易選擇離開教會，斷層的問題使教會缺乏「兵」。回到青少年牧養，對我們來說，青少年可能是很好的兵，但我們眾同工更深願他們能一生委身作主的精兵。鍛鍊精兵的過程也仿如一場仗，保羅的禱告是：「願平安、仁愛、信心從上帝和主耶穌基督歸與弟兄們！」，求主恩引領我們再彼此走近一些、棄絕世俗的孤獨，沙宣眾肢體及事奉的隊工能進入團契關係，「在愛中建立自己」，一同站穩作精兵。